

歐遊看名畫

翠神 連盈慧

任何名畫，都如故人，每看一次，都有新鮮感，所以香港舉辦的畢加索畫展，儘管數量不多，就算年前看過，也值得一看再看。

說到印象派，當然莫如探訪老畢西班牙巴薩隆拿故居那一次，正門短梯間正牆當中掛著那幅方大油畫「打磚時還未看過次展覽，未知有沒有運來香港」，那幅油畫人物呼之欲出，表情刻劃細緻，入眼已經令人震撼，那是他十七歲時以傳統筆觸繪畫的 Science and Charity。油畫面積之大，已看出口畫家志大野心大，畫心與天才同樣橫溢，日後就鑄就了名滿國際的畢加索。

「龐比度中心」現代博物館中的現代畫，同樣百花齊放，「現代博物館」馬諦斯有幅剪紙，長逾二米，幾乎碰到天花板，簡簡單單的色紙縱橫配搭，就結構成一幅令人看得目瞪口呆的偉大巨作，別以為只有厚重如油畫之類作品才感人，大師剪刀下全無遠近透視立體感的顏色紙，拼湊在一起，原來也令人矚目驚嘆！

寧願慧居

琴台 孫浩浩

跟編劇訓練班的同學談起「社會責任」這個問題，這是我近年來愈重視的課題。不過觀乎同學們的反應，就知道他們跟我當年一樣，並未了解當中的重要性。

初入行時，一味只想著要如何大膽創新，希望可以脫離既有的規範。總覺得每晚所看到的電視劇，都是老大掉牙的情節，不夠新鮮。總認為主角每每都是個癡情青年，為何不可以由奸角擔當男主角？為何奸角到最後一定要繩之以法？這橋段不是太老套了嗎？為何不可以破格地描寫奸角聰明絕頂，最後沒有被識破，竟能瞞得過全世界，這樣才有睇頭。

海闊 蘇狄嘉

吃在布列塔尼，一點困難也沒有。布列塔尼特產最傳統、最出名的法式薄餅(Crêpe)。

法式薄餅的來由

記得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法國旅行，還是窮學生一名，口袋裡零錢不多，午餐或晚餐也不敢去大館子，在巴黎街上看到賣法式薄餅的小店，可以堂食，也可以外賣，就在此站路邊吃了人生第一個法式薄餅。Sugar & Lardon Crêpe，真是天下美味來者，從此癡狂愛上。

布列塔尼的法式薄餅分為甜鹹兩類。甜味的是小麥粉，鹹味餅則多用黑麥粉或蕎麥粉。人們使用一種專門烤製這種餅的爐盤，或者用平底鍋也可煎製。這種餅製作起來很簡單，基本食材就是麵粉、雞蛋、牛奶、奶油和鹽混合在一起製成麵糊。製作前，在預熱的鍋底或爐子上刷點牛油，一是防止黏鍋，二是使牛油香味浸入餅中，吃起來很可口。大約煎兩分鐘，放上雞蛋、蔬菜、果醬或肉類等，甚至只是少許白糖，就非常美味好吃了。

兩個月。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絕對是不容小覷的。有人稱，香港其實並不是由特區政府管治的，而是各大地產商管治的，因為他們具有無比的影响力。根據這種說法，電視行業也應當有份共同管治香港的，每天給觀眾灌輸各種訊息。



■ 威尼斯的嘆息橋。網上圖片

那一座橋

什麼時候開始留意橋？年輕律師菲爾從威尼斯回來，第一句話是「終於印證了：橋果然是威尼斯的髮髻。」

威尼斯由12個小島組成，全城有418條小河，大小橋378座。一個沒有車的城市，船是家家戶戶必備的交通工具。菲爾形容「房子在水邊，人人把船停在自家門口，就像我們在檳城，把車泊在自家院子一樣。」

乘搭貢多拉，聽著帥氣船夫唱情歌，「他們都是大學生，兼職船夫和導遊，個個高大威猛，英俊瀟灑，而且很會說話。」

「你沒有看到，有個女客人不敢上貢多拉，船夫伸手一抱，輕而易舉，女客即刻就在貢多拉上面了。」

「我和妹妹一起愛上他了！」她以她和妹妹魚簡的心來度我的腹。「如果你看見，你也會愛上的呀！」年輕律師所謂的愛，只是說着好玩，像浮在水面的落花，看着美麗而已，當時間的水緩緩流過，落花便跟着流逝無蹤。

貢多拉款款經過連接著威尼斯的法院及總督府和不見天日的重犯監獄的嘆息橋時，船夫特別強調，電影《情定日落橋》就在這條建於1603年的嘆息橋取景。

這座外形像房屋一樣的橋，居然會嘆息嗎？肯定因為這是古代押送死囚由法院向監獄的必經之路吧。

有個男人被判刑，走過這一座巴洛克風格的橋時，獄卒同情地說：「最後一眼了，你看一下吧。」

那男人從許多八瓣菊花組成窗櫺的小窗口往外望，正好有一隻長長窄窄的貢多拉駛過，船上一對情侶在親密地擁吻，仔細一瞧，那女子竟是他的愛人！男人瘋狂地撞向花窗，大理石製造的窗子留下一灘血，和一個憤怒又憤懣的死屍。

這個男女主角都沒有聲息的故事，留下了一個嘆息橋的名字。

處處都看見和聽見K。

K就是《變形記》、《走過來的人》和《城堡》的作者卡夫卡。

K那藍顏色的故居在黃金巷22號，面對那窄小狹隘的一間房子，魚簡既同情又不明，K如何思考和寫出那些流傳到今天有些人家已經想通有些人還想不通的其實是人生實相的文章？這和他經常在查理大橋走走是否有大關係？走路時候往往也是最好的思考時間。

K和查理大橋的關係寫在他的好友雅努斯回憶錄《卡夫卡對我說》是如此密切：「他從3歲便開始在橋上遊蕩，他不但能說出大橋上所有雕像的典故，有好多次我甚至發現他竟在夜晚藉着路燈的光亮在數着橋上的石子……」

這一座賦予作曲家靈感的文學歷史藝術橋，便是布拉格神秘的所在吧？

這也是一個人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大橋。魚簡語氣很堅持。

而我，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留意橋的呢？

那年心亂如麻，時時淚如雨下，人事的傾軋，生活不如意，很多事情想不透，感覺已經無路可走，開始學佛。私心底下以為學佛便是學習無情，沒有想到佛家說情，竟比世俗人間更深刻更透徹。

一學佛弟子愛慕一女子，傾心至無法自己的地步。佛祖問：「你有多麼愛她？」弟子回答：「我願意化成一石橋，忍受五百年的風吹，五百年的雨淋，五百年的日曬，只為了等她偶爾打從橋上走過。」

那個打從橋上走過的她，不認識化為石橋的弟子，也許一生從沒見過他一面，真的走過了，她也完全不曉得腳下的石橋（他）對她的愛慕和傾戀的那一片心。

從前讀過一個句子叫「飽滿而孤寂」，正好貼切地用來形容這一份愛情。五百年風吹雨淋日曬，只盼她的腳偶爾踩過他化身的橋，也便心滿意足！眼淚在這樣一想就即刻掉下來，以為可學到無情的人，竟被這石橋的情緣感動到心也碎了。

原來一生必需去一次的橋，不在威尼斯，不在布拉格，在自己心裡。

言行不一易

在罵電視節目很差的人，不正是天天守在電視機旁追看的人嗎？

「自己一面點燈，坐火車，吃西餐，一面卻罵科學，講國粹，確是所謂『士大夫』的壞處。印度的甘地，是反英的，他不但不用英國貨，連生起病來，也不用英國藥，這才是『言行一致』。但中國的讀書人，卻往往只講空話，以自示不凡了。」

放眼現代社會，有多少人能夠做到言行一致？做言行一致，想想做言行不一卻容易得多。想想我們的環衛觀念，是靠什麼人灌輸的？是那些坐在冷氣房裡，每天開着排氣管的汽車上下班的人士。亦即那些正在製造溫室效應的環境裡的環保人士，教曉我們知道溫室效應會為地球帶來什麼惡果。

我們天天說膠袋不好的人，你叫他上街買條魚看看。我們天天說不要使用膠袋的，你叫他去果攤買兩磅荔枝看看。

看畢加索畫展

在畢加索九十一歲的生命中，不但作品量多，創作範疇也很廣泛，除了油畫外，還有素描、版畫、雕塑、拼貼和陶器等，這次展覽也包括了不同類型的作品。他也是個藝術手法不斷變化的探求者，他在藝術史雖然被歸類為立體主義代表畫家，但印象派、超現實、抽象派、野獸派等的藝術手法都被他汲取，並自成一格，以致他在逝世前兩年，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親眼看到作品被羅浮宮收藏的畫家，他也是至今為止作品拍賣價格最昂貴的藝術家，真正做到藝術商業兼重。

畢加索覺得一幅好的畫不是寫實，而是畫家看到人物的內心世界。所以，他畫的男人頭像或女人肖像，總有不同的表情，這代表了畫家對這個人的獨特觀察和感覺。「我所堅持的是一種比較有深度的相似，較現實更真實，甚至達到超現實的程度。」

其中晚年作品《草地上的午餐》最具代表性，那是仿十九世紀印象派畫家馬奈的同名原作，畫中的人物造型被扭曲了，但在整體構圖上卻更和諧，人物和背景的變奏充滿寓意。畢加索的作品，你未必看得懂，卻子你猜測和想像，並樂在其中。

麵之考

多數移民外國或留學遊子，多說最懷念的香港美食是蝦餃、燒賣，而最能代表香港之麵食便是雲吞麵了。雲吞麵百年前由湖南傳入廣東，初期按北方叫法稱為餛飩，晚清後改為正宗粵音稱「大蓉」，因唐詩有云：「芙蓉如面柳如眉，芙蓉一蓉」就如「麵」，因此麵就變為「蓉」，大碗的叫「大蓉」，細碗的叫「細蓉」了。

初時雲吞麵是挑擔沿街賣的小生意，後來街檔式微，炭爐滾湯挑賣易灼傷人也危險，漸漸轉為攤檔口及開小店。廣州首家雲吞麵店是西關「池記」，習慣在店舖內半開放式用「大蛋及和以鹼水打麵，市民皆可參觀此技術，由澳門、珠海傳至香港，一般皆循此古法，因此時至今日香港多家著名麵店如「麥文記」、「麥文記」、「永華」、「池記」等均宣揚自己仍是「大條竹打麵」。依此法打之麵爽滑而有韌香，加上雲吞麵可口之三大秘訣「麵爽、湯鮮冽、雲吞香滑」，成了名聞天下的港人生活難忘之美食。

隨想國

魯迅說過一番話，現在看來，還是有道理。他說：「自己一面點燈，坐火車，吃西餐，一面卻罵科學，講國粹，確是所謂『士大夫』的壞處。印度的甘地，是反英的，他不但不用英國貨，連生起病來，也不用英國藥，這才是『言行一致』。但中國的讀書人，卻往往只講空話，以自示不凡了。」

放眼現代社會，有多少人能夠做到言行一致？做言行一致，想想做言行不一卻容易得多。想想我們的環衛觀念，是靠什麼人灌輸的？是那些坐在冷氣房裡，每天開着排氣管的汽車上下班的人士。亦即那些正在製造溫室效應的環境裡的環保人士，教曉我們知道溫室效應會為地球帶來什麼惡果。

獨家風景

朋友邀請我一起去看畢加索畫展。我有一點意外，原來市民反應很熱烈，門票是要提早預訂的，有固定時段，幸好我沒有「橫衝直撞」，否則一定吃閉門羹。

這當然是很值得看的展覽。畢加索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也是法國五十年代前任文化部長馬爾勞口中跟最高樂總統並列的偉大人物，更重要的是，他的藝術代表一種不斷創新的精神，正如他說：「創作就是破壞的總和。我作畫後隨時又將它破壞。」